大众日报 DAZHONG

人民治黄80年特别报道·山东篇

黄河岸边 起“丰碑”

大河奔流处 再立新“丰碑”

□ 本报评论员 李斯羽

黄河宁，天下平。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80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进一步做好黄河保护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完善共保护大协同格局，扎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努力让这条母亲河越来越美，永续造福中华民族，惠泽子孙后代”。殷殷嘱托，为新征程治黄把舵定向。

九曲黄河在山东入海，人民治黄在山东起步。1946年，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菏泽成立，这是一条大河命运的转折。两年后，东明高村险工突发重大险情，老一辈治黄人一手拿枪、一手拿锹，在战火中复堤守河。今天，菏泽高村抢险纪念碑巍然矗立在黄河大堤旁，它记录着抗争水患的艰辛，也铭刻着人们对黄河安澜最本真的期盼。

碑，是刻在大地上的记忆。一块碑之所以能成为地标，就在于它把流动的岁月凝固成可以触摸的“建筑”。时代向前，碑的形态也更加多元，齐鲁大地黄河两岸正崛起一座座新“丰碑”。

它可以是一座桥。在济南，跨黄“四桥四隧”工程已完成“四桥三隧”建设任务，“五分钟穿河而过”成为市民通勤的日常，也让资源流动更加高效便捷。

它可以是保护区的边界。在东营黄河三角洲，界桩界碑守护着保护区的“防线”。远望楼外河海交汇、候鸟翩飞。近年来，黄河口“鸟浪”翻涌成景，观者惊叹庄子笔下的“鲲鹏”走进了现实。生态的“丰碑”，就立在大河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画卷里。

放到黄河流域的大棋盘上看，这一座座“丰碑”，恰是落在治水、民生、生态各处的棋子，落子有声，聚势成局。大河奔流不息，“丰碑”仍在生长。它回望“三年两决口”到岁岁安澜的来路，也指向母亲河越来越美的远方。

讲述黄河故事 听『石头史书』

史证碑——淄博黄河碑刻博物馆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王克军

作为淄博唯一沿黄县，高青是黄河文化与早齐文明交融共生之地。黄河奔涌入海，留下大量治黄记事碑、功德碑，民俗石刻，这些碑刻散落在乡间田野，承载着河患治理、乡土民风、治水期许的历史。

为守护好这份珍贵的大河遗存，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机遇，高青统筹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依托当地黄河文化收藏达人王术青收集的历代黄河主题石刻碑碣等藏品，精心打造了黄河碑刻博物馆，让散落民间的“石头史书”安家落户、重焕生机。

黄河碑刻博物馆内藏有西汉至近代碑刻石刻300余件，配套大量珍贵拓片，记录着一代代沿黄百姓与黄河相伴、向水而兴的治黄故事，是研究黄河中下游治理史、地方社会史的鲜活物证。

一块块静静伫立的碑刻，把这片土地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精神锲刻道来。“碑刻中有上古传说，有人物记载，也有劳动人民治黄用黄的故事。”王术青说，黄河在高青流经47公里，留下了不少黄河碑刻与老文物。它们风格各异，有的古拙朴实，有的沉雄浑阔，有的内敛含蓄，有的意气飞扬，都是黄河文明实实在在的见证。

古碑述往事，新馆启新篇。黄河碑刻博物馆不是孤立的展陈空间，而是黄河博物馆群的重要一环。它与黄河楼博物馆、黄河文史方志馆、黄河水乡博物馆一同开放，联动陈庄-唐口西周遗址博物馆、大地黄河情博物馆等场馆，共同构筑起省内特色鲜明的黄河主题博物馆集群，搭建起黄河文化保护、研究、传播的综合性平台。

看河海交汇生态之美 登高望远

生态碑——东营远望楼

□ 本报记者 杨珂 李明

站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远望楼上，大河奔海尽收眼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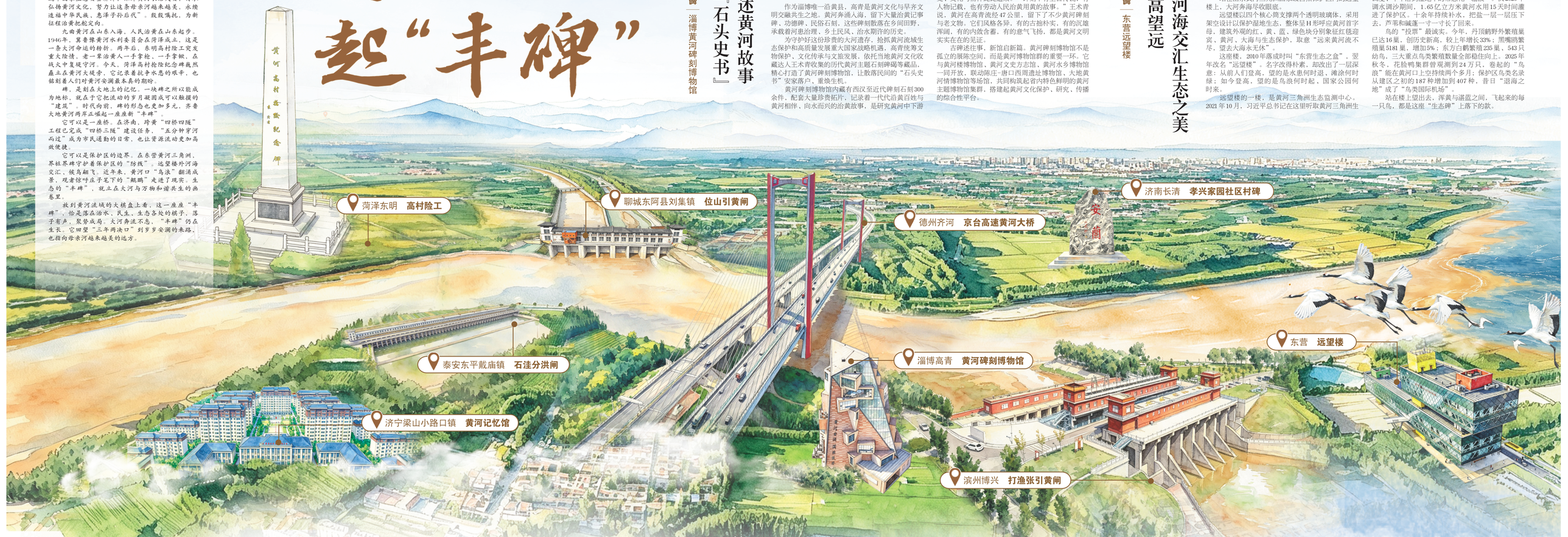
远望楼以四个核心筒支撑两个透明玻璃体，采用架空设计以保护湿地生态，整体呈H形呼应黄河首字母，建筑外观的红、黄、蓝、绿色块分别象征红毯迎宾、黄河、大海与生态保护，取意“远来黄河流不尽，望去大海永无休”。

这座楼，2010年落成时叫“东营生态之盒”，翌年改名“远望楼”。名字改得朴素，却改出了一层深意：从前人们登高，望的是水患何时退、滩涂何时绿；如今登高，望的是鸟浪何时起，国家公园何时来。

远望楼的一楼，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听取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情况汇报。水，始终是这片湿地绕不开的命题。生态补水不是哪一年的应急之举，而是年年纳入调度、年年落到湿地中的常态化“输液”。仅2026年调水调沙期间，1.65亿立方米黄河水用15天时间灌进了保护区。十余年持续补水，把盐一层一层压下去，芦苇和碱蓬一寸一寸长了回来。

鸟的“投票”最诚实。今年，丹顶鹤野外繁殖巢已达16巢，创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33%；黑嘴鸥繁殖巢5181巢，增加5%；东方白鹳繁殖235巢、543只幼鸟，三大重点鸟类繁殖数量全部稳住向上。2025年秋冬，花脸鸭集群首现渤到24万只，卷起的“鸟浪”能在黄河口上空持续两个多月；保护区鸟类名录从建区之初的187种增加到407种，昔日“退海之地”成了“鸟类国际机场”。

站在楼上望出去，滨黄与湛蓝之间，飞起来的每一只鸟，都是这座“生态碑”上落下的款。



把滩区乡愁一起搬进新社区

乡愁碑——济宁黄河记忆馆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侯敏

“你们看，这就是我家的老房子……”踏进梁山县小路口镇黄河新苑社区黄河记忆馆，黄河新苑社区居民党素娜指着墙上的旧照片，向记者介绍起滩区生活。看着照片里抬高的房台、土墙上立着的农具，还有老锅台、泥巴路……党素娜想起了曾经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的“三三宿命”。

“记住以前的苦，才懂得现在的甜。”打小在黄河边长大的党素娜，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老大是迁建前在滩区里生的，上的是滩区村里的幼儿园，老二是搬迁到新社区出生的，上的是省级一类幼儿园。”她感恩国家的好政策，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黄河记忆馆对社区居民来说，是精神上的根。”黄河新苑社区网格负责人马卫国，全程参与并推动了小路口镇的滩区迁建工作。2021年，村民们全部搬入新社区后，专门在党群服务中心建了这处黄河记忆馆，通过展陈老物件，老照片等方式，配以声光电特效，还原滩区群众生产生活场景，传承艰苦奋斗精神。

馆内设置了一面特别的照片墙。墙上13个按钮分别代表小路口镇13个迁建村，按下一个按钮，墙上就会出现相应村每户村民的全家福照片。这是滩区群众搬迁前，村民和老房子的合影。除了旧记忆，馆内还展示了国家政策落地历程，村民抓阄选房场景，以及当下安居乐业的幸福瞬间。

黄河记忆馆承载了黄河新苑社区1万多名居民的滩区记忆。当地的黄河新苑小学更是把思政课搬进记忆馆来上。“记忆馆在，念想就在，子孙后代才能更好地了解黄河滩区的历史。”马卫国说。

『山东黄河第一闸』见证河湖水清岸绿

分洪碑——泰安石洼分洪闸

□ 本报记者 李培东
本报通讯员 姜政

初冬时节，站在泰安东平县戴庙镇境内的石洼分洪闸处远眺，浩荡黄河奔来，东平湖苇荡铺展，一道长370米的闸体横卧河湖交界，49孔闸门整齐列阵。这里就是有着“山东黄河第一闸”美誉的石洼分洪闸，也是黄河洪水进入东平湖新湖区唯一的控制性关口。

“这座闸的诞生，是当年洪水险情倒逼出来的。”东平黄河河务局滩湖闸管理所所长王广伟指着闸体介绍。1958年，花园口特大洪峰来袭，当时的东平湖是天然洼地，只能被动滞洪，数十万群众上堤守险，徒手抢筑子埝才抵住洪水。为补齐黄河下游防洪短板，东平湖蓄滞洪工程提上日程，石洼分洪闸随之规划落地。工程1967年动工、1969年建成，设计分洪流量可达5000立方米每秒，核心作用就是在黄河遭遇大洪水时开闸分洪，将艾山断面下泄水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守护济南、京沪铁路、胜利油田以及沿黄千万群众的家园。

王广伟介绍，随着黄河河床不断淤积抬升，原有工程工况慢慢难以适配变化的水情，历经两轮升级，老闸一次次“换甲重生”，防洪能力持续加固。2025年石洼分洪闸入选首批黄河水利管理所工作人员赵国平说，新闸不仅改善了黄河下游及相关地区灌溉、生活、工业及生态供水条件，更推动智慧水利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六十八载风雨兼程，三代位山引黄闸选代升级，既承载着一方群众的生计与期盼，也见证着中国水利事业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被誉为治水兴邦、惠企利民的“丰碑闸”。

三代位山引黄闸接力润鲁西

引黄碑——聊城位山引黄闸

□ 本报记者 孙亚飞

新中国成立初期，聊城守着母亲河却饱受干旱之苦。1958年5月，在“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下，第一代位山引黄闸开工建设，60余万民工肩挑手推，仅用5个月时间便建成通水。但受当时对水情认识的局限，加之1960年起连降暴雨，积滞成灾，土地次生盐碱化加剧，1963年位山枢纽工程被破除。

1965年后，鲁西再遇连年干旱，恢复引黄的呼声越发强烈。1981年，第二代位山引黄闸在第一代原址启动改建，两年后竣工通水，设计引水流量240立方米每秒，不仅承担聊城500多万亩农田灌溉任务，还肩负“引黄入冀”“引黄入津”重任。

经过多年调水调沙，黄河河道下切，加之第二代位山引黄闸运行40余年，设备老化，引水能力下降，2022年10月18日，位山闸改建工程正式开工。2024年底，黄河下游山东段最大引黄闸——第三代位山引黄闸正式通水。

新闸全面升级自动化启闭系统，可实时监测水位、流量等参数。“过去，我们需至少3个人带着专业设备，到埋设的测压管处测量，一次要耗费2个小时。现在，新闸将数据实时传输到后台，在电脑前就能随时掌握情况。”聊城黄河河务局经济发展管理局位山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赵国平说，新闸不仅改善了黄河下游及相关地区灌溉、生活、工业及生态供水条件，更推动智慧水利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六十八载风雨兼程，三代位山引黄闸选代升级，既承载着一方群众的生计与期盼，也见证着中国水利事业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被誉为治水兴邦、惠企利民的“丰碑闸”。

村碑一字之变，折射滩区生活巨变

民生碑——济南长清区孝兴家园社区村碑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李月莲

清咸丰年间，济南长清安家道口村遭黄河决口淹没农田、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知县秦浩然目睹京钱买地建新村，并取名“安澜”，把祈稳民安的朴素愿望，留在了滩区的土地上。

“我家祖祖辈辈就在黄河边，河水经常淹没祖辈一辈子的心血，后来才向东迁移重建新村。”村民安令河说。如今村子已搬进山东省最大的黄河滩区还建安置区——济南市长清区孝兴家园社区，曾经“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的艰辛日子一去不复返。

搬入新家园，村口竖起了一块石碑，“安澜”二字遒劲有力。“现在我们村叫‘安兰村’，一是为了书写方便，再一个也是期盼我们的新生活像兰花一样美。”安兰村党支部书记安立山说。一字之变，是跨越岁月的美好变迁，旧时盼河水安宁，今朝愿生活芬芳。

孝兴家园社区共涵盖39个黄河滩区迁建村的3.2万人，如今一座座村碑矗立在新家园，“孟道口”“鹿道口”“裴道口”……一个个带着大河印记的名字被保留下来了，但河水泛滥的苦难早已成为过往。

新社区里商业中心，便民市场、文体活动阵地拔地而起，坐落于社区中心的党群服务中心热闹非常，居民们在这里打球、下棋、读书阅览、起舞欢歌。社区常态化开设舞蹈、摄影、书画等公益课堂，定期组织邻里节、民俗展演、红色宣讲等特色文化活动。志愿者队伍开展助老陪护、便民维修、政策宣讲等志愿服务，贴心解决群众日常小事。曾经分散在黄河滩上的乡亲，在新家园里聚成和睦温暖的大家庭。

『六改十二』，跑出区域融合发展新时速

协同碑——德州 京台高速黄河大桥

□ 本报记者 万兵兵

在双向12车道高速开车啥感觉？

作为济南西部重要的“进出城动脉”，京台高速齐河至济南段在2025年底完成改扩建后，假期出行高峰也能车流有序，往日的拥堵与缓慢已不再出现。

在国家高速公路网上，京台高速公路犹如一条纵贯南北的动脉，山东段更是贯穿齐鲁大地的“脊梁”。

其中，京台高速齐济段老路始建于1999年，为双向六车道。二十余年来，它既是南北交通的主动脉，承担着繁重的过境运输任务，也是进出济南市区的集散要道。改扩建前，该路段道路拥堵频发，是制约区域交通效率和经济活力的瓶颈。

京台高速齐济段项目将六车道“变身”十二车道后，不仅刷新了车道数量的纪录，更在黄河生态保护与智能建造领域树立起新标杆。

全线桥隧桥梁占比高，跨越黄河是该项目的控制性工程之一。既要护好黄河生态，又要确保工程如期完工，创新成为必然。京台高速黄河大桥成为黄河上首座非对称布置大跨径斜拉桥。主桥段采用单侧分离加宽（双向行驶）的改扩建方式，桥型为双塔双索面钢箱梁斜拉桥，是国内首次应用钢壳—混凝土混合桥塔。项目创新应用基于图像识别的近距离塔桥维施工安全监控技术，毗邻既有高速钢壳索塔施工技术。针对大跨径钢箱梁顶推难题，自主研发履带式顶推装备及成套技术，实现桥梁顶推装备的信息化，顶推过程全生命周期智能化。

这条超级公路，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黄金通道。当十二车道的车流奔腾在黄河之畔，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交通动脉的升级，更是协同发展的未来。

一闸担两任，既是灌区枢纽也是调水起点

调水碑——滨州打渔张引黄闸

□ 本报记者 程梵芃
本报通讯员 窦宏靖

滨州市博兴县打渔张引黄闸，三座水闸相依而立，形成“三闸并立齐飞潮，引水东去共呼涛”的壮丽景观。

新中国成立后，为开发利用黄河和滨海盐碱荒地资源，解决黄河三角洲地区吃水用水，农业灌溉问题，国家决定修建打渔张引黄闸。该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工程之一，是山东开发最早、规模最大的引黄灌溉工程。它不仅是引黄灌区的核心枢纽，还承担引黄济青、胶东调水的重要任务。

三代水闸更迭见证时代发展：1956年建设的初代水闸，铭记着新中国成立初期艰苦奋斗的初心；1981年改建的二代水闸，肩负起改革开放时期水资源调配的重任；2017落成的三代新闸，开启新时代水利事业发展新局面。

2017年，打渔张引黄闸除险加固工程启动以来，灌区受益范围涉及博兴全县10个镇384个自然村，灌区人口37万人，有效灌溉面积59万亩。

引滨济青工程自打渔张引黄闸引取黄河水，途经滨州、东营、潍坊、青岛4市，全长290公里，30多年来累计引水94.09亿立方米，近2000万人口受益。

在智慧化加持下，打渔张智慧灌区工程不仅及时掌握水情和监控现场情况，还辅助调度决策，实施远程精准调度。社会效益方面，以庞家镇2万亩片区为例，过去农民春季灌溉需用时近1个月，引水方式为安置抽水机，现在通过一体化泵站建设，灌溉用时10天，年节约劳动力2000个。

打渔张森林公园因打渔张引黄灌区工程而得名。公园以渠首工程为核心，集大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现已形成渠首观河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森林花卉主题公园等特色景观。

『豆腐腰』上筑起防洪咽喉

防洪碑——菏泽高村险工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刘冉

在菏泽东明，黄河进入山东后的首站迎来一处险隘——高村险工。其地处下游著名的“豆腐腰”河段，游荡型河道骤然收束，大河在此完成自此由东西到南北的九十度转向。这里河势险要、激流汹涌，历史上两度决口，曾给山东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高村险工始建于1881年，是黄河防洪的咽喉要地。1946年，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人民治黄事业在菏泽起步。1948年汛期，洪水汹汹，加之故情交织，险工告急，沿黄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锹，昼夜鏖战，守住大堤。新中国成立后，险工坝体先后四次加高培厚，2005年完成标准化堤防建设，平稳渡过数次大洪水。2024年，大堤帮宽工程落地，生态马拉松赛道随堤铺展；2025年3月，高村险工入选首批黄河水利遗产名录。

从锋火抢险到岁岁安澜，高村险工经受住一轮轮大汛考验。为铭记防洪壮举，黄河高村抢险纪念碑于1992年10月落成，碑体含平台、碑座、碑身三部分，总高16.3米，碑身高12米，象征当年协同参战的沿黄12个县。

一座“丰碑”，连着千年治河文脉。2003年，配套建成治黄历史碑廊与现代治黄碑廊，多方搜集清代、民国古碑7通，串联起自上古至近现代的治河脉络；2021年，园区加固纪念碑，增设传统抢险技艺雕塑，补植修整林木，高村黄河历史文化苑成型。

如今，这里是东明县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员现场教学阵地，也是山东黄河文化建设示范点、黄委党员教育基地。